

官运

◎ 赵永生 著

亨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JIN SU CHANG JIN CHU



官运亨通

◎ 赵永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运亨通 / 赵永生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9-3525-6

I. ①官…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103 号

书 名 官运亨通
著 者 赵永生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蒋婉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0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25-6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惹不起还躲不过 1

惹不起还躲不过?!

高天宁原来以为这话真的很经典，它道出的不仅仅是无奈，还是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现在有了新的认识，他便感到这话还是幼稚了点。生活中的事并不都是这样，有的人实在是惹不起还躲不过。

第二章 举报无门 14

女人一旦针锋相对，陷入的就是各不相让的僵局，尽管田英不会使这次谈话陷入僵局，她习惯了与信访人打交道，她会使僵局峰回路转，但她是不会让上访的人随心所欲的，她知道社会转型期人的复杂心理，有的人甚至是病态，不采取相对强硬的措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第三章 自讨没趣 28

你们纪委也真会欺负我们老百姓，谁说我老婆跟别人有那事你们就应该找谁去调查，怎么就找到我头上了，你们这不是将屁朝我脸上放吗？所以，你们得给我个书面答复，究竟我老婆同人家有没有那事，否则我自己也没法向自己交代。

第四章 搅水棍 43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否信任，其实是这个人的感觉在支配着。复杂的情感因素，往往就在那一瞬间的感觉中被简单化了，这就是人的感觉。有人说人不能凭感觉，其实这本身就是感觉，是一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感觉。

第五章 钻进了自己设的圈套

61

其实，没有一个女人能坚守得住什么，男人也是这样，包括某些所谓的神圣的信仰。在滚滚红尘中说坚守，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谎言。成静的没法坚守，是因为别人总是拿她与高天宁说事，总将她与高天宁扯在一起。

第六章 让人牵着鼻子走

75

他也知道说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但他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谁也改变不了，说穿了能改变这样状况的人，谁也不愿意改变这样的状况，只得任其继续下去，这是个社会问题。金正太知道，社会问题就不是他能说得清楚的事了。

第七章 一报还一报

90

她不会在意什么道德规范，她要满足她的需要，她甚至觉得人的需要是第一需要，满足了需要再用规范去审视，而当需要时再去满足，满足后再用规范去审视，将规范与人性剥离开来多好啊！成静总是想着这样的问题。

第八章 吃饱了撑着

105

这公安局究竟有多少人啊？要这么大的楼干什么？就是有那么多人，不到外面去，蹲在这楼房里干什么？后来他又想公安局哪来的那么多钱，他想肯定是抓赌的钱，处罚卖淫嫖娼的钱，妈的，别人都是违法的钱，到了他们手里就合法了，大把大把地花，神气什么呢？

第九章 留半个指头遮遮脸

124

当一个女人知道自己是某个男人的情人时，就得遵循相应的游戏规则，那就是承认现实，坚守那份应该属于自己的情感，然后去精心呵护，否则，面临的是无底深渊……

第十章 发誓有“鸟”用

136

高天宁并不在意卞远的冷笑，他知道她就那张底牌，打出了就打出了，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一个人想控制另一个人时，总是制造悬念，一旦没了悬念，也就无可奈何了，最终只能是任其发展。

第十一章 搞得六神不安

151

纪委找你谈话，那是纪委的事，你现在的的情绪，我没有办法同你说，我没法同你说，只有找纪委说，让纪委找你说，你有什么话也不要直接对我说，你对纪委说，这样避免有些事情会说不清楚。

第十二章 输得一塌糊涂

166

卞远望着窗外，注视着那棵叶片落尽的意杨，以及意杨上那吊着的在寒风中晃荡的野蚕茧。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但她觉得它不一定痛苦，甚至在整个冬眠中还是那么的快乐，只是人们不理解它的那一种快乐罢了。

第十三章 没有不开花的树

186

我真的不知道香樟开不开花。我想只要是树就会开花的，就连铁树都开花

了，能有不开花的树？后来一位专家告诉我说不是所有的树都开花的，我这才傻了，我不敢与这位专家探讨哪些是不开花的树。后来每到一处，我都关注香樟，似乎它是风景中的特别，无论是哪个季节，可就是没有看到开花的香樟。

第十四章 有钱收拾谁都像花

194

他觉得卞远这样的女人就不如狐，尽管他为她做事，也得到了她的好处，甚至在她身上寻找到了快乐，但他还是认为她不如狐。他被关在拘留所想得更多的就是这事。他想她卞远只有利益，只有她自己，一切为了能使她自己得到满足，满足了后再想方设法弄到能拿捏住人的东西，这也是为了更多欲望的满足。

第十五章 玩不转不要怨人

207

他感觉牛大队长知道“净身”存在什么问题，但牛大队长并不在意“净身”问题的存在，而是很在意他举报“净身”问题，但他做得也是很有法律依据，雷廷算是领教了牛大队长的厉害。

第十六章 有钱就不说人话

224

卞远第一次觉察到顺从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办法，意志是不顶用的，狗屁不值。一个人的坚强意志，只能使自己与意志一起消亡，钢铁都能熔化成水，然后根据需要重塑，何况人，根本不堪一击。

第十七章 兔子不吃窝边草

239

不吃窝边草的兔子并不是不想吃窝边草，它是想放一放，先吃远的，等远处的草吃完了再吃窝边的。但后来它发现，远处的草吃完了，近处的草也老了，吃不动了，所以它尽管没有吃，但是很后悔。

第十八章 吃不了兜着走

253

对与不对确实是在法律面前徘徊着的一对兄弟，法律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对与不对徘徊之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与不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判断的准确性。抓错了没关系，再放，放错了也没关系，再抓。高天宁对法理没有研究，但从道理上讲是通的，他认为也符合宽严相济的法治理念。

第十九章 虽偷也为情

274

你不能自圆其说，就会暴露出你的虚伪你的为人品行。尽管就是虚伪的，品行就是有问题，可你不能赤条条地站在别人面前，况且每一个人都需要伪装。其实，伪装有时不单单为了自己，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也是为了别人。

第二十章 谁都在暗算着

289

秋秋原来打算让她妈妈提前退职，可卞远想了想还是提前退休。退职与退休不是同一个概念，她想索性就完全彻底吧，还等以后办什么手续，不如一退了之，于是，母女俩商量了后，决定提前退休。

尾 声

311

卞远下车，没朝女儿挥手，低头前行，走得很慢，就像是一块顺着坡道缓缓朝下滚的石头。秋秋的眼泪出来了，她喊了声：“妈妈！”她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见母亲。

第一章 惹不起还躲不过

惹不起还躲不过?!

高天宁原来以为这话真的很经典，它道出的不仅仅是无奈，还是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现在有了新的认识，他便感到这话还是幼稚了点。生活中的事并不都是这样，有的人实在是惹不起还躲不过。

“有的人”，其实就是卞远。

那天，卞远突然带着一个人来到高天宁的办公室，向他介绍说：“这是我的丈夫老卞，在南京工作。”后来，她又向老卞介绍高天宁：“这是我们的主任，高主任。”

她把“我们”这两个字咬得很有点叫人说不出的感觉。

“请坐！”高天宁招呼了一声，就为老卞倒茶。

老卞刚坐下，就被卞远拉了起来，她边拉老卞边对高天宁说：“不用了，他还有事，忙呢。”

老卞愣了下，说：“就坐一会吧！”

她说：“走吧，有个会在等主任呢。”

就这样，卞远拉着老卞走出了高天宁的办公室，像是绑架。

“怎么也得坐一会喝点水。”高天宁感到莫名其妙，他这样说着，同老卞打了个再见的手势。

老卞推了下挡着他的卞远，转过身对高天宁说：“主任不要送了，主任回吧！”

高天宁笑了笑。

成静说：“没事的，不坐一会？”

“你的办公室在几楼？”

“三楼。”成静停住了脚步。

“人家不是在楼下等你吗？”卞远提醒了老卞后，对成静说：“他不坐了，有事呢。”

“是的，有事呢，以后坐吧。”

卞远的脸色不好看，准确地说是自然，但她还是对成静笑了笑。这笑一点内容也没有，纯属是脸部的肌肉运动。成静也笑了笑，对老卞说：“欢迎下次再来！”

成静，三十六岁，农委办公室主任。这个年龄是女人的黄金时期，经历了人生的疯狂，当然，也经历了些许无奈。有位社会学家分析说，女人在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是感性决定一切，容易激动、任性，想为之而无所不为，三十五岁之后才进入理性思考阶段。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女人，风过了，雨也过了，到了坐看风云欣赏风景选择生活打点心情的时候。

成静是送文件到高天宁办公室的，她放下文件夹，给高天宁的杯里添点水，准备走时，高天宁问她：“你也认识她丈夫？”

“谁？”

“老卞。”

成静笑了笑，说：“认识，不过现在不是她丈夫了。”

听了这话，高天宁望了一眼成静，没有再问什么，打开刚送来的文件夹。高天宁很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可又觉得跟下属打听下属的隐私，不大妥当。高天宁没有再问，但也没有让成静走。成静心想没有让她走就是让她把话说完。成静也想告诉高天宁一些卞远的情况，她说：“老卞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三年前结了婚，可没到三个月又离了。”

“是吗？”

高天宁还是没有守住不在下属跟前打听下属隐私的底线，收起看文件的目光，示意成静坐下。

“老卞的‘卞’与卞远的‘卞’，其实是一个‘卞’，但卞远说他们不是一个‘卞’。”成静在高天宁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后说：“卞远说她

这个‘卞’是苏城卞仓那里的‘卞’，祖上是为慈禧太后看后花园的。而老卞的‘卞’是泰州卞家村的‘卞’，祖上原来是跟张士诚闹事去了苏州，在苏州阊门捡破烂，后来又被朱元璋赶到泰州的。”

听成静说这些，高天宁觉得啰嗦，但他还是笑了笑。

“老卞原来是郊区派出所的指导员。”成静没有在意高天宁的笑，她只是想告诉高天宁她所知道的卞远，她说，“卞远与老卞结婚后的第二个月就离婚了，是老卞提出来的，老卞说她太乱。”

说过这话，成静又犹豫了一下，于是，她就站起来给高天宁倒水。她知道高天宁杯子里不缺水，但她还是往杯子里加了点，然后接着说：“老卞说他无意中看到了卞远的日记，他说她与好多男人有过关系，都有记录。”

高天宁听得头皮发麻。

成静感到高天宁在认真听，就又说：“我知道这些事是因为卞远与老卞闹离婚时我在中间说和的，我本不想搅进去的，可卞远怎么也要请我出面做做工作，于是就知道了这些事。他们协议离婚后，卞远就向公安局举报了老卞，说在一次打黑行动时，老卞泄了密且又得了好处，卞远还拿出了证据，逼得老卞主动辞职，现在在南京做生意。”

成静说的时候，高天宁没有插一句话，只是在听，他想从成静那里知道另外一个卞远。

“老卞其实不复杂。”

高天宁没有做声。

“我很后悔，我不应该知道他们这么多事情。”成静接着又说，“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我应该告诉主任。”

高天宁还是没有做声，只是笑了笑。成静也笑了笑，然后说：“耽误主任时间了。”就走了。

高天宁很纳闷，既然离了婚，卞远为什么还要带老卞到他的办公室来，还煞有介事的介绍是她的丈夫，后来什么事也没有说就又拉着他走了？

第二天望鹤楼宾馆有个饭局，高天宁走进大厅时看到了老卞，就主动迎了上去，问：“你昨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

“没事！”老卞说，“一点事也没有。”

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也没什么事，但她说无论如何要到她的办公室去一趟。到了她的办公室，她什么也没有说，就拉着我说见见主任，就这样，我被拉到了主任办公室。我感到莫明其妙，我又没有什么事要找主任，到主任办公室干什么？后来她介绍说我是她的丈夫时，我就更莫明其妙了，可最后连坐都没有让我坐，把我当猴子耍了回。”

听到这，高天宁就发笑了。

老卞说：“我们的关系主任是知道的，不知道她要搞什么名堂。”

“能搞出什么名堂？”高天宁说，“我以为有什么事呢。”

“真的没事，她这人就是这样神叨叨的！”

与老卞短短几句话，印证了成静所说的话是正确的，老卞不再是卞远的丈夫，老卞这个人不复杂。他被卞远稀里糊涂地拉来又被卞远稀里糊涂地支走，最后得出个不知道她要搞什么名堂的结论。

高天宁越发感到卞远的莫明其妙。没几天，卞远放出话来，说她的丈夫到农委找过高天宁了。她说她丈夫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高天宁对她有了什么意思，她其实什么也没有说。这世上还真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她说高天宁见到老卞时，脸都吓白了，不是她做工作，老卞非同他动手不可，男人要是吃醋，就是天大的事，没出息得很。她说老卞硬是被她拉出来的。她说要是真的动了手，大家就都没面子了。

“你怕什么？”市纪委的田常委见到高天宁时，这样问他，“上班时间，在自己的办公室，又不是在人家的床上，脸怎么都吓白了？”

田常委名叫田英，是高天宁老婆的好朋友，她们曾经一起下放到农场，来往密切，说起话来也很直白。高天宁倒是被田英这两句话问蒙了，愣了好一会才说：“你能不能说清楚点，我怎么就不懂你在说什么？”

“前几天卞远的丈夫是不是去了你办公室？”

高天宁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田英说：“在你办公室，又不是在他家的床上，你怕什么？脸都吓白了，多丢人？”

“谁这样说了？”

“卞远说的。”

“她带来了老卞，说是她的丈夫，可什么也没说，屁股刚靠一下椅子，就又被她拉走了。”高天宁说，“我还感到莫名其妙呢。”

一个让女人都感到丢人的事还真的有失男人自尊。高天宁只得把那天卞远带着老卞到他办公室的过程与那天在望鹤楼饭店遇见老卞时老卞说的一番话告诉田英。

田英很吃惊：“这个女人怎么会这样呢？”

田英问这事纯属是出于朋友间的关爱。

而她再一次与高天宁面对面说有关卞远的事时，是在一个星期后。卞远以实名向市纪委举报了高天宁的性骚扰。这封信是由市纪委书记签给田英的，而当一封实名举报信摆到田英面前时，田英就不是一般的吃惊了，于是，她把高天宁约到了办公室。

田英见到高天宁后，先是一笑，然后就说请坐，给他倒水，边倒水边说她这里没有茶叶。完毕，她从抽屉里拿出卞远的举报信，什么话也没说，推给了在她对面坐着的高天宁，然后，高天宁盯住卞远的举报信看，她就盯住高天宁的脸看。

高天宁看着举报信，流露出一脸的无奈，他意识到卞远开始了对他的纠缠。

“能做点什么解释？”田英问。

“你们纪委相信吗？”高天宁反问。

“也不存在相信与不相信。”田英说，“实名举报我们向来是很重视的，要对举报人有个交代。”

“不需要对被举报人有什么交代吗？”

“对举报人的交代也就有了对被举报人的交代。”田英感到好笑，她觉得她同高天宁谈话是例行公事，决不是想审查什么，但她感觉高天宁对组织行为有些反感。其实让他看举报人的举报信，已经不符合办事规则，只不过是考虑到举报的对象与所举报的内容有些特殊性，否则，从外部调查一下，做个结论，找举报人谈一次话，也就了结了，但为了对高天宁负责，她还是与他直接见面，最后她提醒高天宁：“你应该认真对待。”

田英说的是心里话，她的职业经历告诉她，一个女人的纠缠有时是似

是而非的纠缠，这种纠缠没有什么原则，有时又很难用什么原则来处理，只能在纠缠中钝化，在钝化中淡化，最好的结果是不了了之。即使如此，有些很聪明的人还是被这样的女人纠缠得犯了糊涂事，在这样的女人的纠缠中丧失了意志，甚至错过了大展宏图的时机。所以她以为男人们应该将孔子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作为信条，至少是在遇到女人时首先想到孔子说的话。尽管自己是个女人，但并没有改变她对女人的看法。

高天宁问：“你相信吗？”

田英笑了笑，没说信，也没说不信。

高天宁，五十岁。在任市农委主任之前是市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在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之前是乡党委书记，再之前就是农民了。也就是说高天宁的底子是农民。一个农民能走上领导岗位，主政一方，肯定会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是个农民，如果忘记了自己是个农民，政治前途也就到此结束了。但话又说回来，时刻都不忘记自己是个农民，政治前途也会到此结束的。因为政治前途有很多的局限性，包括有很多规则，时刻想着自己的底子是农民，说明骨子里就没有摆脱农民意识，这是个很坏的意识，有这样意识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特别是到了这样的年龄。其实，这个年龄是女人感兴趣的年龄，女人说男人五十是个宝。男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五十还是个宝，因为是女人说的也就信了。男人最相信的就是女人的话，男人最相信女人的话是因为女人对生活有太多的感悟，不像男人，总像喝醉了酒似的，醉眼朦胧，世界总是带色彩的，酒精一作用，喝口水都觉得世界竟如此甘甜。

“你相信？”

“要么她是疯子，要么你是疯子。”

高天宁问田英信不信是因为他刚才问田英纪委信不信了，他觉得纪委信不信是个空洞的概念，信了不能怎么样，不信也不能怎么样，信与不信都不能怎么样，倒是田英的感觉会对他的情绪有影响。他以为女人的直觉是客观的，女人一旦摆脱情感的束缚，对是非曲直将会一目了然，清楚得很，尽管女人难以摆脱情感的束缚。

“我不想此事张扬，但我也不能不了了之。”高天宁最后对田英说，“应该给事情一个清白。”

田英点了点头。

高天宁与成静经常出入宾馆，有时甚至两人在办公室关上门。她在举报高天宁与成静“在办公室里关上门”这句话后面用了省略号，这是写举报信人的惯用手法。

高天宁与成静关系暧昧的信送到了成静丈夫金正太手中，落款是农委干部职工。金正太知道成静崇拜高天宁。自从高天宁调任农委主任后，金正太就觉得成静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了，神气了许多。在之后的言谈中也证实了这一点，金正太一直放在心里，也不好说什么，一个人崇拜另一个人不是他人所能左右的。现在有人告诉他这事，他不假思索就信了，似乎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但他觉得老婆同她的顶头上司关系暧昧不暧昧倒是次要的，老婆那么漂亮，没有人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他觉得他要是这个单位的领导，对这样的女人也会有想法的。有了这样的换位思考，心里也就舒坦多了。可他不能接受的是有人把屁往他的脸上放。

这是一种精神折磨。

金正太原是棉麻公司的驾驶员，公司的经营机制转换了，他就下岗了。成静原来想他再找份驾驶员工作，可金正太不愿意，他觉得驾驶员这岗位倒是很轻巧，可就是整天在外转，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老板吃饭，他要在车子上等；老板唱歌跳舞，他也要在车子里等；老板享受着，他得等着老板的享受，感觉不好。于是，就拿点钱注册了一个小公司，经营海产品。

金正太收到有关他老婆与高天宁关系暧昧的信时，是2008年春节前几天，他收到信后就放了起来，没有让成静知道。他觉得说了不好，假如成静再反问他是怎么看待别人这样说的，他没法说。要是说狗不咬空声吧，他自己连影子都没有看到，那不咬空声的狗也找不着，成静会指责他把脏水往自己的老婆身上泼。他要是对成静说他是不信的，那么既然不信又为何要拿出来呢，成静的脾气他是知道的，搞不好会弄巧成拙。想来想去，这事似乎倒成了他的错，他抽了半天闷烟，决定不对成静讲，也好观察观察。

成静并不知道有人举报她同高天宁关系暧昧，纪委的人不找她，高天

也高兴。这话是在非正式场合下说的，她没有说为什么跟着高主任工作累点也高兴。她这样说时已经有人举报她与高天宁关系暧昧了，她要是知道她就不会这样说了。她更不知道已经不止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包括她的丈夫。

“你在什么地方？”

成静一接通手机就听金正太这样问她，还没等她作出反应，金正太又问了句：“你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口气，成静无法面对，她不想理他，于是什么也没说，就合起了手机翻盖。

成静关了金正太的电话，为的是让自己冷静一下，也为了让金正太冷静一下。可关了机就感到了不妥，也就在她觉得不妥时，金正太的电话又打了进来，还是那口气：“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究竟在什么地方？”

“有事吗？”成静心中升起了怒火，但考虑到高天宁在场，还是忍住了，口气非常平缓地说，“领导在谈事情。”

“是屁事吧！”

成静蒙了。

她再次合起了手机，可刚合上，铃声又响了起来。成静只好打开翻盖，强忍愤怒，问：“你今天究竟怎么了？”

“臭婊子！限你三分钟内出来！”金正太声嘶力竭，“不要给你脸你不要脸！”

“你这是干什么？！”

成静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高天宁一直注意着成静接手机与关手机，他觉得有点异常，但没有问，当看到成静的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时，他感到有情况，就问：“什么事？”

“没事！”

成静从包里拿出面纸，揩去眼泪，苦笑一笑，然后拎起热水瓶给高天宁倒开水。

就在这时，只听得门“嘭”的一声开了，走进一个人，怒气冲冲。

“我是谁？我是成静的丈夫！”金正太僵硬着脸，说，“你这个农委主任当得还真滋润啊，都同办公室主任开房间了！”

“你在说什么？”高天宁性子一下子火了起来，但听他说是成静的丈夫时，还是搂住了火，“你冷静点！”

“我冷静点？！”金正太说，“你都同我老婆开房间了，还要我冷静点，你这当官的还真行啊！”

金正太说着，就朝高天宁走来，那气势是想打架。也就在这时，成静才有了反应，她拦住金正太，说：“你发疯了！你想干什么？”

金正太推了两下没能推开成静，就急了，朝着成静的胸脯就是一拳。这时，高天宁上前一步，拉开成静，严厉地对金正太说：“我郑重警告你，再胡闹后果自负！”

高天宁真的想狠狠揍他一顿，让他清醒清醒，可他又觉得不能这样做，就狠狠地盯了金正太一眼。

金正太还真的被高天宁的两句话给镇住了。他从来没有与高天宁面对过，他对高天宁的印象都来自于成静在家时一言半语的流露，比如成静说主任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他当时也曾问成静什么是男人的阳刚之气，成静没好气的对他说了一句：“男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男人的阳刚之气？”他当时对男人的阳刚之气这一说法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他以为男人的阳刚之气就是刘欢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类似《水浒》中的敢打敢拼不怕死的人物形象，现在看来他的理解不够准确。

男人的阳刚之气首先要有高天宁这样的身材，一米七几以上，还要敦实，坐似一座山站像一道梁，要有一张国字形的脸，五官端正手脚利索清晰，特别是眼睛要有锐气，声音浑厚，说出来的话要有力度。与高天宁相比，金正太真的觉得自己不如人，一米五几的个子，毛重才五十公斤，眼睛又像是睡着了猫的眼睛那么细小，五官又过于紧凑，紧凑得有点模糊，再怎么大声说话，再怎么怒目圆睁，再怎么斩钉截铁，也都像小丑一样没有力量。他想，高天宁这样的男人能不让女人喜欢？这样的男人绝对能把女人摆平。想到这里，他还是不服气，可没等他再说什么，高天宁就指着他的鼻子说：“给我出去！”